

“小说家的赎罪之道”

——《赎罪》中的隐性叙事进程探析

陈欣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3年2月6日; 录用日期: 2023年4月8日; 发布日期: 2023年4月17日

摘要

《赎罪》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经典代表作,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小说中女主人公布里奥妮的成长、救赎和创伤经历等表层情节因素, 忽略了隐匿在小说情节背后的多股隐性叙事暗流。依托申丹教授的隐性进程理论, 本文认为小说中蕴含着多个相互嵌套又并行的叙事进程, 暗含了两位隐含作者, 分别是贯穿于主叙述层的隐含作者布里奥妮, 以及贯穿于全文的第三人称叙述者麦克尤恩。在小说的元结尾叙述层, 第一位隐含作者布里奥妮的自我指涉打破了第一条隐性进程, 揭示了前文文本的虚构性和不可靠性, 同时第二条隐性进程在隐含作者麦克尤恩的叙事中悄然发展, 针对布里奥妮的不可靠叙述做出隐含否定性评论, 继而转向小说家的伦理之维, 邀请读者对“虚构”与“真实”的关系进行思考并寻求“虚构”的出路。

关键词

《赎罪》, 隐性进程, 不可靠叙事, 虚构

“The Novelist’s Way of Atone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vert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Atonement*

Xin Che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Feb. 6th, 2023; accepted: Apr. 8th, 2023; published: Apr. 17th, 2023

Abstract

Atonement is a classic masterpiece of Ian McEwan. Most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lot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such as the growth, redemption and traumatic experiences of the heroine Briony, ignoring the multiple covert narrative undercurrents behind the plot of the novel. Based on the

covert progression theory of Professor Shen D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ovel contains multiple nested and parallel narrative movements, with two implied authors in the novel's main narrative layer: Briony, who runs through the main narrative layer, and McEwan, a third-person narrator who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novel. At the meta-ending narrative level of the novel, the first implied author Briony makes a self-reference, breaking the first covert process and revealing the fictionality and unreliability of the preceding text. While the second implicit process develops quietly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implied author McEwan, making an implicit negative comment against Briony's unreliable narrative, and then turning to the novelist's ethical dimension, inviting the reader to com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truth" and to seek a way out of "fiction".

Keywords

Atonement, Covert Progression,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Fic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批评家们聚焦于情节发展的阐释框架,形成了从各种角度挖掘情节深层含义的研究传统,忽略了小说中可能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从而对小说艺术效果及内涵的完整把握有所不足。我国当代叙事学家申丹教授提出了隐性叙事进程这一创新理论概念,打破了单一叙事进程的研究传统。“‘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是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指涉一股自始至终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的强有力的叙事暗流。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的并列前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这两种叙事运动之间存在各种互动关系:或者在相互对照中互为补充,或者截然对立、互为颠覆”[1]。隐性进程与“隐匿情节”或者“第二情节”不同,它贯穿全文始终。双重叙事进程使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问题更加复杂化,通常来说,情节发展的叙述是不可靠的,而隐性进程的叙述则是可靠的。基于此,我们需要双重模式来解释叙述者在一个叙事进程里不可靠、在另一叙事进程中则可靠的文本现象。

《赎罪》(*Atonement*)是英国作家麦克尤恩(Ian McEwan)发表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塔利斯家族里最小的女儿布里奥妮(Briony)因为热爱写作和富有想象力的特性,在年幼时凭借主观臆断指认姐姐的心上人罗比(Robbie)为强奸犯,致使其蒙冤入狱,最终导致一双有情人不能眷属的悲剧。小说围绕女主人公布里奥妮从幼年犯罪到长大后赎罪这一主线情节展开故事,并通过最后尾声部分的“元小说”式结尾进行自我指涉,消解了赎罪的可能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研究聚焦于从人物创伤、叙事策略、伦理等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陈榕(2008)对《赎罪》做了历史小说原罪的研究,她认为历史小说的原罪在于其虚构性,而不放弃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方式。[2]梁晓辉(2018)将《赎罪》与《法国中尉的女人》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定性,认为《赎罪》应归为后现代编史元小说之类。[3]张凯媛(2022)探讨了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和双重认知轨道,指出布里奥妮具有感知者和叙述者的双重视角,其叙述的不确定性对读者的认知设置了障碍。[4]《赎罪》因其元小说的尾声部分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属性提出了挑战,隐含作者布里奥妮在元结尾叙述层的自我揭露和坦白消解了主叙述层的真相,暴露其许多不可靠之处,引发读者重新做出判断。与此同时,这种自我揭露也打破了初始叙述

层中的隐性叙事进程，消解了其可靠性。本文将结合申丹的隐性叙事进程理论，跳出以往只重情节发展的批判局限，分析和探讨在《赎罪》的主叙述层和元结尾叙述层中所蕴藏的叙事暗流，厘清多股叙事动力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揭示明暗交替的多重叙事中引发的反讽效果，邀请读者对“虚构”与“真实”的关系进行思考并寻找出路。

2. 主叙述层中的隐性进程

由于叙述作品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形态，叙述文本也随之复杂化，包含多个叙述层次。法国学者热奈特用“层次”一词为不同人物之间不同的“叙事关系”划分界限，他给层次区别下的定义是：“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事行为所处的故事层”（热奈特，1990：159）[5]。即“后一个故事由前一个故事中所做的叙述来承担。与此同时，后一个故事的叙述依实际需要可以迅速地转换到前一个层次，直至回到初始叙事层”[6]。据此发现，《赎罪》中由于在元结尾处隐含作者跳出来做自我指涉，前文叙事的故事层转换为初始故事层，也就是主叙述层，这一层的叙述者为双重隐含作者，分别是初始故事层中的人物布里奥妮和隐含作者麦克尤恩，在主叙述层中，叙述者巧妙地铺设出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两个不同的表意轨道，明暗双轨所产生的颠覆效果展现出文本的戏剧性色彩。

2.1. 犯罪动因的虚构

《赎罪》的主叙述层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在某个夏日塔利斯家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女主人公布里奥妮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实与思想动因。大多数学者将其犯罪的动因归结于布氏幼时的创伤经历和不成熟的心理预防机制。在小说的开篇，叙述者运用多重视角的转变赋予不同人物话语权，将塔利斯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历史背景描述得十分详尽。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布里奥妮幼时深受家庭创伤，她的父亲杰克·塔利斯(Jack Tallis)是一名政府的高级官员，常年不在家。母亲艾米丽·塔利斯(Emily Tallis)则患有偏头痛的老毛病，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呆在自己房间里。在这种极度缺乏父母关爱的成长环境下，布里奥妮的性格古怪孤僻，养成了沉迷于幻想和写作的习惯，通过整日地幻想来填补自己百无聊赖的童年。小说第一部分指出布里奥妮忠爱摆弄和布置事物，这种爱好可以在幻想和写作中实现最大化，她不仅可以完全凭借幻想来写作，还可以依据身边所发生的真实事物来编造故事，使其符合自己头脑中的合理规范。不少学者以及读者认为正是布里奥妮这种沉迷幻想和写作的性格，才导致后文中她对罗比的错误指认。但实际上，倘若我们能将目光和思路从表层情节中跳脱出来，就会发现在情节发展背后存在一条与之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从而看到在这一隐蔽进程中，隐含作者布里奥妮在通过文字进行刻意规避，误导读者对其犯罪动因的真实判断。小说的第二部分将叙述视角转换到身处敦刻尔克战役中的罗比，他回忆很久之前有关布里奥妮的一个片段：在布里奥妮十岁那年，罗比教她学习游泳，不知为何她忽然跳入水中之后，罗比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把她救上岸，此时布里奥妮对罗比已经暗生情愫。

“谢谢，”她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你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

“我想让你救我。”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救我吗？”

“因为我爱你。”

“谢谢你救了我，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7] (麦克尤恩，2011：193-195)

这段回忆出现得十分突兀，可以说与前文中的情节主线几乎无关，但作者并非是非平无故提到的。申丹提到，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有时呈现互为补充的关系，其中包括富含象征意义和不含象征意义之间

的互补，即隐性进程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显得次要或无关紧要的文本选择。在隐性进程中，这一无关紧要文本所刻画的布里奥妮与表层情节中因家庭创伤而犯错的人物形象大相径庭。幼时的她对罗比怀有爱慕之心，小说所描写的罗比是一个品行优秀、道德高尚的人，布里奥妮从小就知道罗比的为人，又怎么会因为发生了几件不符合她的逻辑的事情就坚决指认呢？这其中是隐含作者在引导读者做出错误的阐释判断：“(隐含作者)一方面不断给布里奥妮的错误加码，另一方面又减轻读者对她的不满。在宏观层次上，第三人称叙述者通过描述不同人物和事件的交错汇聚，让读者看到布里奥妮的错误如何难以避免。在微观层次上，第三人称叙述者则让读者看到在布里奥妮已经进行了那样的叙事之后，如何难以再改口”[8]。通过隐性进程的表意轨道，布里奥妮诡辩立体的人物形象浮现在读者面前，此时隐含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拉大，读者自觉与第三人称叙述者站在一起，共同对布里奥妮这一虚伪的不可靠叙述进行嘲讽，共同揭示其犯罪的真正动因并非是在这个夏日发生一系列事情带来的错误判断，而是出于某种复杂、嫉妒的情愫。

2.2. 赎罪结局的虚构

在《赎罪》的第三部分，讲述了长大后的布里奥妮随着认知的成熟，逐渐意识到自己幼时所犯的错误，开始了赎罪的道路。在小说表层情节描写中，布里奥妮实现了赎罪：她放弃进入剑桥大学求学的机会进入战争医院当实习护士，并且向姐姐忏悔和道歉，答应罗比证明他的清白。然而，当所有人都沉浸在布里奥妮完成了自己的忏悔、公布了罗比的清白、一对有情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中时，尾声笔锋急转，元结尾中布里奥妮进行自我暴露，告知读者事实真相是怯懦的布里奥妮因为无颜面对刚刚痛失亲人的姐姐，她没有忏悔。因为罗比和姐姐的死亡，她也没有得以赎罪。到这时，读者先前所构建的认知和判断轰然坍塌，一切事实都被画上虚构的符号。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征兆。在主叙述层中，隐含作者布里奥妮就多次“露出马脚”。在布里奥妮去姐姐的住处找她忏悔的途中，小说中有几句看似并不起眼的描写，如果读者不够细心，可能完全会忽略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她要去见她亲爱的姐姐。但做这个决定时她似乎是不存在的。她离开了咖啡店。当她沿着公地走去时，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向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罕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妮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p. 277)。这段话好像只是对布里奥妮在去忏悔途中的一段心理感受，如果没有考虑到其中蕴藏的隐性进程，很有可能会被忽略，但是这段话正是隐含作者在做自我暴露，暗示后文的情节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后文中在见到罗比之后，隐含作者又做了一次类似的自我暴露：“她曾一次次地设想过这次谈话，就像一位孩子预感到一次挨揍。现在，终于发生了，可似乎她并不在这儿。她仿佛从远处漠然地观看。她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但她知道他的话语最终会伤害她的”(p. 287)。如果布里奥妮的忏悔是真实发生的，并且罗比还能活生生站在她面前指责她的话，布里奥妮的反应应该是懊悔自责的，怎么会是感觉“自己并不在这儿”和“漠然地观看”呢？可以说，这几句并不显眼的琐碎描写就是浮出表面的隐性进程的线索，这段在元结尾叙述层的描写才是事实的真相。在显性情节中布里奥妮完成了赎罪，而在隐性进程中，布里奥妮是一个怯懦的说谎者，表征着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赎罪的虚伪形象。

3. 元结尾叙述层中的隐性进程

元结尾叙述层出现以后，主叙述层中布里奥妮的隐含作者身份便已昭然若揭，而她在前文中做的不可靠叙述揭示了主叙述层的虚构性。布里奥妮在结尾承认自己为了赎罪所编织的虚构结局，认为通过虚构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前文提到，虽然将幻想与现实混淆已经被证明只是她为了隐藏自己真实犯罪动因的一个借口，但是将这个借口作为替自己赎罪的方式，就是布里奥妮错误的延续。在元结尾叙

述层，小说家布里奥妮延续着她的错误，她的错误体现在“小说文体本身制造了一个虚构框架，但在虚构的框架中，一切如真实世界般上演”[9]。但这种“真实”依然是一种“虚构”，小说家布里奥妮永远不能代替小说中的主人公布里奥妮去完成赎罪。在这一叙述层，隐含作者麦克尤恩对她这一赎罪行为做出了隐含否定性评论：“读者能从这一狗尾续貂的叙述中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希望或欣慰呢？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p. 315）？如果此时读者已经置身于麦克尤恩的价值规范中，就会回忆起这个错误的源头：正是当年13岁的布里奥妮沉迷于浪漫主义的幻想，不去多寻求现实中的证据，而是凭借臆想和武断就错误指认了罗比是强奸犯，才会造成这一需要赎罪的悲剧。

现在已经77岁的布里奥妮还是像13岁时那个沉迷于浪漫主义幻想的小女孩一样，在逃避现实主义的责任，她依然怯懦，没有将自己的赎罪进行到底。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布里奥妮提到没有将自己写的用于赎罪的这本小说出版是由于现实的牵绊，马歇尔夫妇会控告她，而她的名声也会被毁：“只要我的同案犯依然在世，那么我那法庭回忆录就决不能出版……只有等到他们过世了我才能出版……只要我在，它就不会公开”（p. 310）。甚至她一直在逃避现实的赎罪，她从来没有在自己活着的时候给当年见证罗比被诬陷的塔利斯庄园的人写信，来证明他的清白，她始终对罗比有罪。正如费伦所说：“布里奥妮试图通过小说来赎罪的努力，看上去就像她当年所犯的过失：她的意图是好的，但她的实际行为却让人深感遗憾”[8]（Phelan, 2005: 33）。她在某种程度上在进行着自我感动和欺骗，认为自己花了59年的努力写了这本小说，这就是她赎罪的成果，却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现实中从未勇敢为承担自己的罪行而踏出一步。而这种批判正是元结尾叙述层的隐含作者麦克尤恩对布里奥妮做出的隐含否定性评价，彰显了极其隐蔽又强烈的反讽意味。

处于隐性进程中的隐含作者麦克尤恩呈现出与布里奥妮截然不同的观点，他相信坚持叙述的力量：“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p. 311）。麦克尤恩的立场无疑与小说家布里奥妮的价值规范相悖，渴望赎罪的意图与实际赎罪过程中的偏离使叙述者布里奥妮陷入伦理冲突之中，隐含作者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这一伦理冲突邀请读者进入叙述者布里奥妮的伦理情景，让读者站在与自己同一维度的价值伦理体系中，共同做出对小说家布里奥妮的隐含否定性评论。同时也传达出作为叙述者，不放弃叙述、积极承担并履行对他者的责任才是小说家的赎罪之道。正如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我们也不难将这本小说看作职业的谎言作家麦克尤恩的赎罪之举”[10]。

4. 寻求“虚构”的出路

如果说布里奥妮和麦克尤恩的原罪都是虚构的话，布里奥妮跟麦克尤恩都通过借助叙事话语的力量来寻求赎罪之道，布里奥妮认为只有让自己所亏欠的有情人在小说里能够终成眷属，就是最大的善行，用文字来对抗被遗忘就是最好的赎罪。但是事实上，布里奥妮的赎罪是虚伪的，她否认现实中赎罪的可能性，始终无法坦然承认自己怯于赎罪这一事实，她只有通过在自己死后才能发表的小说里让后人去记住这个故事，这是没有伦理道德担当的行径。而小说的终极隐含作者麦克尤恩与她不同，他的叙述虽然技巧重重，极力铺张多重叙事动力和明暗认知轨道，但是他始终力求真实。在主叙述层中，他引导布里奥妮对读者的判断进行误导，在读者相信布里奥妮的犯罪动因是因为家庭创伤和成长经历时，他又在罗比的回忆中描写了布里奥妮幼时对他的爱慕经历，对她的不可靠叙述进行反讽。当读者为塞西莉亚与罗比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的再度团圆感到欢欣鼓舞时，他又在元结尾告知读者罗比和塞西莉亚双双死亡的结局，进一步拉远读者和布里奥妮的距离。当读者为布里奥妮许诺要公开更正关于罗比的证词感到心满意足时，麦克尤恩指出她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地赎罪和缺乏伦理担当的虚伪本质。读者直到最后挖掘出第二条隐性进程，才发现自己自始至终都处在麦克尤恩的框架之中，受他的价值观所指引。而这一切的发

生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犯罪和赎罪这一问题的情感反应过程，无论有多么强烈和艰难，还是太容易了”[8]。

但我们也需要承认，麦氏所提供给读者的价值观并非消极悲观、不负责任。在主叙述层中，麦克尤恩不仅铺设了布里奥妮从犯罪到赎罪的两条表意轨道，而且也通过一些琐碎离题的意象来表达自己憎恶阶级与战争的价值观。通过主叙述层铺设的关于战争、命运以及花瓶意象等与主线情节无关的隐性叙述轨道来进行反讽，体现了他对于战争、人性以及伦理的深思。当麦克尤恩通过布里奥妮之口为我们揭开重重迷雾之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麦克尤恩是重重框架背后的布局人，而他要做的并非像布里奥妮那样去简单地创作一部现代派的小说，而是在创作一个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性质的小说。他的叙事策略让我们意识到他不仅在不断强化和重构布里奥妮的犯罪，也在不断地强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历史小说的虚构性原罪。但与因怯懦而不敢公开发表小说的布里奥妮不同，麦克尤恩大胆承认了《赎罪》的虚构性原罪，小说在现实中也雄踞畅销榜，广受赞誉，这一令人皆大欢喜的后续正体现了小说“虚构”的出路就在于建构“真实”。“《赎罪》的元小说结尾彰显了麦克尤恩西绪福斯式的建构历史的决心。虚构是本质，然而，建构却是责无旁贷的使命”[2]。

尽管麦克尤恩表示“虚构”的出路在于坚持叙述“真相”，但他并未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模糊化。从对布里奥妮的隐含否定性评论可见，他承认艺术与现实、“虚构”与“真相”之间依然存在距离，甚至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艺术可以实现其特定形式的‘过失与赎罪’，但艺术无法为超出其范围的过失赎罪，我们也不应对艺术持那种期待”[8]。但就小说家的伦理责任而言，麦克尤恩在《赎罪》中的叙述姿态唤醒了当代英美文坛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当我们意识到一切虚构背后的真相时，无论对叙述者多么失望，都要明白这一切的意义就是叙述者勇于承认自己的虚构，并且通过现实主义的大篇幅叙述来表明自己对于道德承担的立场，虚构的原罪无法避免，而只有通过叙述才能重构历史，拒绝遗忘。

5. 结语

《赎罪》文本的特殊性及其研究价值在于小说所蕴含的明暗双重叙事进程，并且将分层式的不可靠叙述运用到极致，贯穿于全文的第三人称叙述者麦克尤恩与贯穿于主叙述层的隐含作者布里奥妮共同铺设文本的隐性叙事进程，通过多重视角的转换将读者带入到既定的价值判断体系中，引导读者在不同叙述层次间进行阐释的否定与重建。麦氏通过元结尾叙述层对小说家布里奥妮做出隐含否定性评论，进一步深化了《赎罪》的主题意义，揭示“虚构”与“真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唯一弥补“虚构”这一原罪的途径就是承认虚构性，坚信叙事话语的现实主义力量，积极承担起伦理道德责任，才是一个小说家真正的赎罪之道。

参考文献

- [1] 申丹. 西方文论关键词 隐性进程[J]. 外国文学, 2019(1): 81-96.
- [2] 陈榕. 历史小说的原罪和救赎——解析麦克尤恩《赎罪》的元小说结尾[J]. 外国文学, 2008(1): 91-98+128.
- [3] 梁晓晖. 现实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赎罪》的编史元小说元素探析[J]. 国外文学, 2018(1): 110-118+159.
- [4] 张凯媛. 伊恩·麦克尤恩《赎罪》中的双重认知轨道[J]. 作家天地, 2022(8): 48-50.
- [5]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59.
- [6] 申梦雨. 论《罗杰疑案》叙事的隐性进程[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 [7] 伊恩·麦克尤恩. 赎罪[M]. 郭国良,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8] Phelan, J. (2005)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Blackwell, Oxford.
- [9] 王悦. 《赎罪》: 分层式不可靠叙述的阐释否定[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3(2): 45-54.
- [10] Eagleton, T. (2001) *A Beautiful and Elusive Tale*. *The Lancet*, 358, 2177.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1\)07165-3](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1)07165-3)